

冬日竹山

◎孙晋芳

冬日竹山，繁华落尽，素颜以待。没有花香，没有蝉噪，没有游客的捧场，竹山很清静。

竹山主峰如同硕大石柱，直插云天，更显巍峨、庄严、肃穆。

选一个晴好的日子去竹山吧，邀上三五好友。不刻意为爬山，不为“山高我为峰”的征服，只为感受山中的那份清静。

若想平平稳稳，可拾级而上。台阶早被风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山里并没有想象中寒冷，阳光暖暖地铺满了台阶，两边山石树木侍立相迎。时而平坦，时而陡峭。若想冒险猎奇，可另辟蹊径，路在自己脚下，无处不是路。不用担心，山上植被密布，到处虬枝横斜，藤蔓缠绵，随时会为攀爬者助一臂之力。陡岩峭壁处，更需同伴推拉相助。时有鸢飞戾天，喜鹊登枝，鸟窝高悬。竹山并不寂寞。站在山顶，山风浩荡，天地辽阔，人之渺小，沧海一粟。西有庐山，东有障日，遥相呼应，如三位智者，淡看人间沧桑变幻。

竹山并不萧条。如果说奇峰怪石是山的骨，那苍松翠柏便是山的魂。那松柏经风雨，历冰霜，面不改色，清香不减，傲然挺立，如同山的倔强。隐现在茂密松针间的“松铃子”，如少女倚门回首，不胜娇羞。袖珍宝塔的样子，又总勾起儿时抽陀螺的怀念。摘一个，耳边摇一摇，确有轻微响声。仔细翻看鳞片间，奢望能找到一粒松子，奇迹却从来没有发生。树下松针厚如地毯。松针上是花花草草的上乘营养品。松柏常青，竹山不老。还有那大片的梓柳树，褐

色的叶子簌簌落下，如彩蝶飞舞。树下、山坡上、路上，枯草落叶厚厚堆积，沙沙作响。拨开枯草落叶，底下藏匿着绿草野菜，孕育着春天的梦想。荣与枯，消与长，交叠不息。

随便坐在哪块山石上，眼前都是一个丰富的植物王国。低矮的荆条触目可见，花朵细碎如米粒，干枯却不凋零，小小植物竟也如山般刚强。山葡萄的藤俯仰攀爬，任意纵横，遥想结满紫红色果实时的辉煌。落光了叶子的酸枣树上还零星挑着些红玛瑙似的果子，摘一个入口，酸得龇牙咧嘴。一棵山榆树从褐色石壁上横空而出，身体竭力弯曲向上，负重前行，生命的奇迹令人震撼。几棵黄栌，稀疏的叶片似飘扬的旗帜，燃烧的火炬。还有林林总总的树叫不上名字。花和叶是树木的招牌，没有招牌的树木几乎千篇一律，灰色的枝干，类于岩石，积年累月，山雨冲刷，裸露的树根，虬龙盘结，粗大的树干横斜偃卧，支撑起顽强的生命。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。”信然。

我们不说话，静坐，出神，发呆，聆听寂静，或聆听风声。我们与山如此切近，融为一体，似乎听到了山的心跳，山的呼吸。寂静本就属于大自然的，我们生活在热闹繁华中心，心底里潜伏着对寂静的渴望。

一湾湾的水在山的怀抱里酣睡。阳光在薄薄的冰面上跳舞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不着急回去，留宿山间。山肴野蔌，尽享天然。室内如家居，温暖如春，氤氲着竹山特产金银花茶清香，围桌而坐，品茗闲聊，或闲敲棋子。灭了灯，隔窗观月，明月出山，远离了鸡鸣

狗吠，更见高洁清越，丰盈饱满如姑娘皎洁的脸庞。

不满足于隔靴搔痒，漫步月下。蜚居城市，流光溢彩的霓虹灯，屏蔽了月亮的的光芒，黑夜被淡化，月光被忽略，明月沦为儿时的记忆。皓月转空，竟有久违之感。清风入袖，明月入怀。天空深邃高远。清朗的月光恣意泼洒，空里流霜，石板路上如银倾泻。疏朗的树枝挥洒着月光，书写着古老的文字。风摇秀竹，声如窃窃，影如水墨。远山如屏，朦胧在乳白的月色中。几点灯光，是小村的眼眸，山沉睡了，偶尔传来鸟们的梦呓。心无杂念，尘世的浮华被洗得干干净净。

选一个雪日去竹山吧，约几个相契合的家庭。看雪花飘飘洒洒，快乐地飞舞，落在山尖，落在树梢，落在草茎上，也给小木屋披上洁白的羽纱。孩子们伸出小手，仰起小脸，笑着，跑着，跳着，分享雪花的快乐。入夜，窗口透出橘红的光，雪花在灯光里起舞，小木屋在雪里静默，周围的山把小木屋拥在怀里，这是一个童话世界。这样的夜，可静听雪落，坐看竹树变琼枝。

红日初升，霞光映雪，“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”。雪野里，朝山下，孩子们如快乐的小鸟，大人们尽发少年狂，堆堆雪人，打打雪仗，滑滑雪……孩子们的笑声是最动听的音乐，孩子们的笑脸是在雪天里最美的花朵。

竹山雾凇更是美丽奇观。玉树琼枝，晶莹闪烁，如珊瑚林立，如梨花盛开，惊艳之至，疑为仙境。

冬日竹山，梦里桃源。竹山，位于诸城东南十公里处，并不遥远。

雪落乡村

◎胡明宝

冬天越走越深，天越来越冷了。太阳的脸色不再红润，而是苍白，这苍白的光照下来，寒意更重了。村前村后的田野早已空荡荡的，玉米、大豆、高粱、红薯、谷子们早已完成作为庄稼的使命，从田野上干干净净地撤离了。村庄里、道路旁、沟坎边、山谷中的树，不管在冬来临前叶子多么油绿、金灿灿或者火红，现在都变得枝丫空空，偶有的几片枯叶，黑乎乎、孤零零地挑在枝头，让人更觉得冬的冷寂了。

北风一遍一遍清扫大地，乡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它在期待一场雪的光临。而雪是冬天里从不爽约的客人。

大雪是在一个冷飕飕的黄昏赶到乡村的，大风陪伴着它，簌簌作响的雪粒子像庞大无比的仪仗队为它开道。雪粒子“啪啪”砸在脸上，像小针一下一下扎，像小箭一支一支射，又疼又麻。

雪粒子的仪仗队走过之后，真正的雪花飘起来，纷纷扬扬，飘洒恣肆，这需要多少天女来散花啊！此时，人不喊，鸡不叫，树上的喜鹊，屋檐下的麻雀噤了声，灌满耳朵的风声也没来由地消失了，全世界都安静下来。如果你能听到声音，那一定是雪花们来到凡间时兴奋的吵闹声吧。借助暗淡的天光，能看到家家户户屋顶的炊烟直直地向天空升腾，它们悄无声息的样子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

世界上的一切都静下来，屏着呼吸，仰着脸，专心看雪呢。

家家户户的灯亮了，从窗户透出的光映照院子雪地的雪，无数的雪花又飞舞着穿过那片被裁剪得棱角分明的灯光，闪闪烁烁。

小孩子们莫名地激动起来，温暖的屋子也拦不住他们。男孩子一会儿便推开门，跑到院子里，伸出舌头接雪花。女孩子抒情地伸开双臂，转动身体跳起舞，把自己当成白雪公主。大人们总是吆喝：“回来，回来，别冻感冒了！”

吃过晚饭，睡觉前，孩子们总要问：“雪下得多厚了？明天能不能堆雪人？”在得到大人们肯定的答复后，他们还不相信，还要到院子里用手指挖一挖，亲自检验一下，才满意地回屋睡觉。钻进被窝了，又突然坐起来，拥着被子说：“别忘了早点叫我啊，我明天不睡懒觉了！”

孩子们在被窝里也睡不安稳，一晚上做了好多梦，雪白的梦，白雪的梦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雪停了。孩子们果然不睡懒觉，一睁眼便主动起床，但还是比大人起得晚。因为院子里传来了大人挥舞扫帚“刷刷”的扫雪声。孩子们穿好衣服，跑出来看，爸爸已经把扫起来的雪，堆成了雪人的模样，就等他们给雪人安上鼻子，嘴巴，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了。

除了太阳睡懒觉，小村里大人早就忙碌起来，大街小巷，出村的小道上，都是扫雪的身影。大家站在洁白的雪地里，扛着大扫帚，双手放在嘴上哈气，说说笑笑。他们脚下一条又一条小路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在茫茫雪地里，看上去还有点别扭，有点羞涩。

孩子们在院子里堆雪人，为雪人戴上爸爸的墨镜，安上胡萝卜鼻子，贴上红纸条当嘴巴，孩子们对着雪人哈哈大笑。一会儿，又嬉闹着跑到街上堆，堆一个雪人爸爸，堆一个雪人妈妈，还要堆两个雪人娃娃，这次他们心怀敬畏，所以干得很认真，一切都像模像样。孩子们还向跑过来围观的花狗、小猫、大鹅、鸡、鸭声明：“谁要是动了雪人一家，我们就饶不了它，用一个雪球砸得它遍身开花。”

村里村外，田野上下，辽阔大地，都是不含半点杂色的白。母鸡们跑出来，在雪地上印出凌乱的竹叶；灰鸭们跑出来，在雪地上丢下片片银杏叶；小猫跑出来，雪地上盛开了梅花。屋顶、柴垛、树枝、冬青、杂草上都覆满蓬松的雪，高低参差，冰清玉洁，不像童话世界像什么？置身茫茫雪野，如果有人架着爬犁戴着皮帽子突然从那边的树林滑过来，即使是个卖萝卜的，你也会猜想是圣诞老人变化的吧。

几个老人站在村外的麦田边，眉开眼笑地打量着这看不够的雪后世界。村西的老马哥，带着小孙子扫雪，一直扫到村外的马路上。老马哥对孙子说：“扫净了雪，你在外打工的爸妈就会沿着这条路回家过年了。”

是的，大雪一封地，年就快到了。亲人会循着年味回来，小麦会在来年茁壮生长，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冬荷

◎崔炳信

那天下午，情绪低落的我一个人在路上游荡，看落叶缤纷。一阵寒风吹来，不由得打了个冷颤，直到路过荷塘，我才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冬天的到来。小小的荷塘里，跃入视野的只有一株株荷梗，耷拉着脑袋枯立塘中，或折，或倒，或损，或碎，横七竖八，东倒西歪，一片狼藉。

一缕淡淡的忧伤，在心头蔓延。生命的沙漏一点点逝去，终会飘零，悄悄地，似乎留不下什么痕迹。

曾经看到过许多幅冬荷图，满池塘的荷叶，半干半枯的，有些顾影自怜。可当你用心凝视，就会惊喜地发现，寂寥的荷叶与水面下的影子构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，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简洁明快，低调中暗含喜悦，喜悦中蕴含思索，富含无尽的意蕴。甚至，比盛夏时更具别样的风情。恍然之间，突然生出一种感动，一幕幕美丽的往事在眼前浮现，那些曾经笑过，哭过的岁月，刹那间，都在这一池荷塘边，变得坦然、美好起来，有了那种“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的欣欣然。那一刻，水上的荷，水下的影，呼应着，跳跃着，和谐动人，生命在此时，也可以如此美丽。

有一种美，是守望生命的厚重。生活的一枝一叶总是含情脉脉，那勃勃生机令人愉悦而激动，一切都在期待中发生，一切又都在留恋中消逝。我们小区有一对满头银发的老人，八十多岁了，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相扶相挽的身影。他紧紧握住她的手，仿佛那是他一生最珍贵的宝；她的步履有些蹒跚，却始终微笑着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温柔。他们话语不多，偶尔相视一笑，似乎所有的言语都沉淀在彼此的目光里。他们要去的是一家老年活动中心，在那里，他拉二胡，她练书法。

我们总是在叹息岁月如梭，青春不再。其实，人生路漫漫，每一段旅途都有每一段的滋味。我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，每时每刻，都有自己的美。即使凋零，也要努力经营出自己的快乐，演绎出自己的优雅和美丽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道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或许这冬荷之韵，正是人生之悟，那些枯荷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繁华，却以一种更加坚韧和优雅的方式，诠释着生命的真谛。

冬日小河上的童年光影

◎翟云峰

昨晚，老家侄子发来一段视频，画面里漫天飞雪，正将天地染成一片素白。他说这场雪下得铺天盖地，连平地里奔流不息的小河都冻成了晶莹的琉璃带。看着视频里凝固的河面，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在冬日小河上玩耍的趣事来。

家乡的小河发源于北大湾子的四处泉眼，宽约十米，深度只没脚踝，到下游只有五里多地就入马场水塘了。封冻时节，这条小河甚是美丽，如一条素洁的银链锁住家乡的河床，又是一面透明的镜子，在阳光下闪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这里的冬天，是山村儿童的乐园。

冬日天短，学校放学稍早些，一听到放学铃响，我们一些男生便如脱缰的野马，飞快地冲出校门，书包在身后颠颠跳跃，仿佛也急着奔赴小河边。女生们跟在后面喊着“等一等”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嗔怪。却无人停下脚步，径直朝那银链般的小河奔去。

河岸边的冰面，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淡金色的光，像一面被岁月打磨过的铜镜。我们围圈蹲下，冻得通红的手轻轻戳着冰面，发出“咯咯”的脆响。冰下世界朦胧而神秘，几条小鱼在冰面下若隐若现，仿佛在和我们一起捉迷藏。女生们此时也来了兴致，不再矜持，纷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她们蹲在河岸边，也用手拍打着冰面，仿佛在为接下来的诵读打着节拍。她们齐声背诵起地理老师留的家庭作业——那首古老的《数九歌》，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燕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童声童气的诵读声，清脆而响亮，在冬日寂静的河岸边回荡。原本在附近树枝上“叽喳喳”的麻雀，被这突如其来的诵读声惊得扑棱棱飞起，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，飞得很远很远。

冬日里，小河冻得结实，最有趣的莫过于踩着冰车滑行。我们这儿有孩子的家庭，几乎都备着自制的冰车。它的制作方法很简单，找块能坐一个人的木板，在底部平行钉上两根粗铁条，再配上两根带尖头的冰签子，双手握紧签子往冰面一戳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冰车便“嗖”地窜出去，不用什么运动天赋，一学就会。

那时的冰车特技层出不穷：有单脚滑行的，有转圈漂移的，还有两人并排的。整个河面成了天然的游乐场，穿棉袄的孩子们像一群展翅的大鹏鸟，在冰面上划出银白的弧线。留下的滑痕纵横交错，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，远远望去，仿佛给冰面绣上了流动的银丝。

最热闹的是星期日，太阳刚一露头，河面上瞬间变成百鸟朝凤的盛景。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中，偶尔夹杂“吱呀”的惊呼。朝霞把冰车上的铁条染成金色，连呵出的白气都成了欢快的音符。

老家冬日的小河，承载着我们的童年足迹。那里，我们并肩看冰下悠游的鱼群，欢聚在冰面上嬉戏玩耍，甚至一同背诵文章，笑声回荡在寒风中。这些难忘的趣事，每一幕都编织成了我珍贵的记忆。

窗外

窗外，在落雪

◎钟读花

窗外，在落雪。我坐在阳台上，看落雪。

阳台上，一桌，一椅，一杯茶而已。桌上，摊书两本，一本散文或者笔记，一本画册；茶，是普洱茶，碗，是盖碗，玻璃盖碗。

一边看书，一边看落雪，是一份生活的惬意，也是一份俗常的风雅。

雪势，时缓时急；雪花，有大有小。雪落得紧的时候，望向高处，只见得雪花漫天飞舞，白茫茫一片，白茫茫一团，天地搅合在一起，人在窗内，此时，便有了一份局外观战的窃喜。雪落得急，树枝上，很快就挂满了雪，地面上，很快便铺了一层雪。风骤起，枝上雪，塌然落枝，飘散空中，砸向地面，隔窗，亦能感受到一份冷然的震撼。

一群麻雀，在地面上行走，啄食，也在作画，画出一幅幅稚嫩的“梅花图”。

雪落得疏，雪花常常会大，虽不至于“大如席”。大片大片的雪花，疏疏落落，像是一群精灵的舞蹈，飘逸的舞姿中，散溢出清冷之气。我喜欢大片的雪花，大片的雪花，有风姿，有风致，扯棉絮一般，漫天飘飘，是女振衣抖落的片片思绪——冰冷，馨香，圣洁，至冰清玉洁。

大片的雪花，飘到窗玻璃上，迅速融化，我听到了淬火的“吱吱”声。雪花融化得多了，窗玻璃上，便形成了一道道细线的溪流，垂垂而下……也让人觉得美。

手中，捧一杯茶。一杯茶，是一份雪天里的温暖。

看雪的日子，我喜欢泡一杯普洱茶。普洱茶，仿佛是一位修炼到家的老者，深沉、厚重，有时间感，

更有丰富的内蕴。普洱茶，也暖，而且那份暖，是一种深深包裹的暖，风吹不透，寒浸不进。

落雪天，啜一口普洱茶，暖意融融，你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绵醇、丰盛。深红的色彩，被明净的玻璃映照着，红得浓艳，似一朵花开，开在雪天的特别风情中。举杯，透过深红的茶水，看向窗外的雪，雪红片片，片片雪红——雪的白，被茶的深红映衬了。此时，每一片雪花，都仿佛变成了一簇簇的火苗，燃烧着，温暖着——雪融融，暖融融。

看雪的日子，需要一份心地的单纯和明净，需要一份心情的轻松和愉悦。所以，我读书，常常会选择一些轻快的散文，或者一些古代文人笔记。散文，尤其是写景抒情的散文，情境感强，情感氛围有一种山野的风一般的清爽、通透，最是契合观雪的心境。文人笔记，篇幅短，文字美，那份语言的典雅，读来如品醇酒，在这落雪的日子里，更觉韵味永长。

有时，我会特别寻找文人画中描绘雪天的绘画，是应景，也是一种探究。如目前，我正在观赏的是王维的《雪溪图》，虽只是其中一段，却仍然觉得美：远山、河面、小桥、枯树、岸边的小亭，正在划船的人，过桥的人，亭内对弈的人。而这一切的背景，就是皑皑的积雪。船在雪中划，人在雪中行，远远近近，积雪茫茫，感觉一派皓洁，视野辽阔而又渺远。观此画，人的心绪也被拉得远远的，远远的。人在室内，心遥雪野，唐朝的烟雪，在眼前飘荡，弥漫。

此时，举首窗外，我觉得每一片雪花，都是一幅生动的文人画：灵秀飘逸，朗澈明净，莹莹皎皎，杳渺幽远，意蕴沉郁。

